

虎年车祸

—

傍晚，一辆灰色小轿车在×市的柏油路上疾驰。在标记着各种外国牌号的时髦车流中，这辆车皮已经剥脱的小汽车显得有些落伍。

它满不在乎，依然奔驰得那样洒脱。司机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后生。他满心盼着快点下班，他正等待着晚上与一个姑娘约会。哥们儿给他张罗的这小姐真够“3.14”，他和姑娘在街上一走，那简直是绿了一片。他想，今晚是他们第二次见面，又是姑娘主动的，一定要在一个排场的饭店，漂漂亮亮地请姑娘餐上一顿，可不能在姑娘面前跌份儿。想到这，这后生得意地笑了。前天晚上，他在去机场的路上拉了几个老外。这些家伙坐在车里还挺不老实，他心里想：别臭来劲，一会儿就治治你们。其实路没有多远，他却故意兜了几个圈子，趁着大黑天，着着实实地“宰”了这几个黄毛蓝眼睛的洋人。今晚他正好拿着这“宰”出来的外汇兑换券请姑娘去华侨饭店。

他从侧视镜里，瞟了一眼坐在后座上的乘客，心里嘀咕着，拉这么一个一

脚踢不出个屁来的人真没劲，聊聊吹吹不行，拉拉关系更没戏。

车里坐着的乘客，是位看上去不到五十岁的男子，颇有知识分子的风度，穿着一件蓝色的中山装，戴着宽边眼镜。他叫肖维博。

他望着窗外，好像在思考什么，大汽车、小汽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摩托车在他眼前呼呼啦啦地掠过，自行车流裹挟着花花绿绿的人群，特别引人注目是霓虹灯和理发馆门前的旋转花浪。一切都显得那样骚乱。

有个男子，烫着一脑袋羊毛卷，从理发馆走出来。他把刚刚擤完鼻涕的手在邮筒上来回抹着。

肖维博望着这黑压压的人群，皱紧了眉头。十字路口，竖立着一幅大广告画：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他的嘴翕动了一下，便闭上了眼睛。

车愈跑愈快，猛地向右狂奔而去。司机高喊：“不好了，刹车失灵了！”就在这一瞬间，肖维博还来不及抓住什么，他的五脏六腑便猛地被揪出来似的，感到一阵撕裂的剧痛。没等他反应过来，汽车已将他猛地甩了出去。一辆急驰的丰田车，在离他只有一步之隔的地方刹住了闸。

司机跳出了汽车，脸涨得像猪肝，眉毛都竖了起来。几乎同时，在不远的地方，只听见汽车的玻璃哗啦一声碎了，那辆灰轿车已和一棵巨大的老槐树撞在了一起。年轻司机变了个乌眼青，鼻子和前额都淌着血。

当过路的行人把肖维博扶起，他才看清四周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一个中年汉子感叹地说：“好险呀！好险呀！”一个小青年向他比画着：“您差点没窝在这儿！”“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一个瘪嘴的老太太手里托着一块烤白薯。

肖维博摸了摸被擦伤的淌着一点血的腿，又伸了伸四肢，弯了弯腰，感觉尚好。他尴尬而歉意地望着四周的人群。

警察走过来，分开了围观的人群，站在肖维博面前。

“伤着了吗？到医院去看看吧。”

“呵……不……不……不要紧，一点轻伤，没关系。”

警察望着摊在地面上的一个红十字箱。

“您是大夫？”

肖维博点了点头，“刚刚出诊回来。”

“您是内行，那敢情好……”

他慢慢地走着，渐渐离开了人群。待他走过马路，回过头来，却看见人群还没有散开。他们不停地用手比画着，指点着，似乎在说着什么。

肖维博这才意识到，原来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车祸，他差点丧了命。想到这，他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他感到后怕，愈是感到后怕就愈觉得侥幸。

他站住了，回过头去寻找那人群，但眼前一片模糊，唯有那棵高大的老槐树，正在阴森森地望着他。啊！我险些死在这儿，他的心几乎跳出了喉咙，脸上也浸出了汗水。他又一次伸了伸腿，挺了挺胸——啊，没有死！我不是还好好地活着吗？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从另外一个世界回来的人。

他一径向前走着，受伤的腿也不感觉疼痛了。他心里、身上竟升起了一股热气，只管向前走着。当他又下意识地回过头来时，呵，路灯全都亮了，一道光河流向远方，看不到头，也找不到尾。肖维博只觉得自己的心里也淌着光河。幸亏那辆丰田车及时刹住了闸——人的生死只在这一分一秒之差呵！

汽车的鸣笛声，人们的欢笑声、说话声，沿街小贩的叫卖声，给这冬天的黄昏增加了生气。每一辆行驶的汽车，都张着一双双明亮而有神韵的眼睛。肖维博过去一看到夜晚的车灯就远远地躲开——那刺眼的灯光让他觉得不舒服。可是，今天他突然觉得这夜晚的汽车的眼睛原来这般可爱！远处的高楼大厦、近处的百货商店已经是灯火通明，肖维博心里的灯也愈点愈亮了。他仿佛觉得这城市的每一盏灯、每一点光亮，都是为了庆幸一个死里逃生的人而点燃的。

夜幕上已扯起了一条灯的长廊，油煎灌肠炸响，在炒肝和卤煮火烧的摊子上，已挤满了品尝的顾客，不远的摊车上又响起了茶汤的叫卖声。

“生日贺卡，请买生日贺卡！”肖维博循声望去，只见一块流行色的花布挂在墙上，上面张贴着各式各样的生日贺卡。一个十六七岁穿着鲜艳的姑娘正

对着话筒说：“今年是虎年，今天是阳历一月二十四日，也许就是您的亲人、朋友，或者是您本人的生日。您愿意买一张生日贺卡吗？它会给这美好的日子带来欢乐和幸福。”这声音不仅甜美而且热情。

这甜美的声音使肖维博不禁愣住了。呵！今年是虎年！是虎年！一月二十四日！一月二十四日！今年是我的本命年，今天是我四十八岁的生日呀！我差点给忘了！幸亏这个可爱的姑娘提醒了我，并意外地得到了祝福。

他两步跨到生日贺卡摊前，选了一张燃烧着大红蜡烛、开着两朵红玫瑰的生日贺卡。他拿在手里，一缕淡淡的香气，从红玫瑰的花瓣里飘来。

肖维博把这张散发着芳香的生日贺卡揣在怀里，默想：“多幸运，多巧合，今天是我的生日。”“生日贺卡会给您带来欢乐与幸福！”姑娘那甜甜的声音，在黄昏的夜空中飘着、飘着。此时，他想到女儿小雨也一定悄悄地给自己准备了生日贺卡。女儿那娟秀的字迹，好像跳动的小鸟欢快地向他跑来：“亲爱的爸爸，当您四十八岁生日的时候，请接受我献给您的一首小诗……”

他笑了，脸上燃起一把欢乐的火，像是来自一个光辉的世界。

他经过“五香斋”的门前，一股熏鱼味使他停下了脚步。哦！多少年不来了，“五香斋”那字号没有变，可过去的两层略略倾斜的小楼，不知几时翻修成大玻璃窗的二层楼了，过去的雕花木门也变成了茶色玻璃旋转门了。那时，门口经常站着穿中式对襟袄的笑吟吟的中年伙计，现在却是几个卫生警察来回溜达着，店员穿上了一色的西装。姑娘们还佩戴着耳环，手上戴着戒指。从前，店门口经常响着京韵大鼓，现在录音机里却一个劲地唱着港台流行歌曲。

一闻到熏鱼味，肖维博又兴奋起来。他下意识地摸了摸生日贺卡。呵！那一次来这里是我的生日，这一次来又是我的生日，事隔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前的今天，是肖维博婚后的第一个生日。妻子高兰陪着他，在这个五香斋买了熏鱼。还没等出门口，他就吃了一块。妻子高兰用手帕给他擦了擦嘴，娇嗔地说：“像个孩子这么贪嘴。”“能怪我吗，这味太香了！”

肖维博大步走上去，推开了旋转门。“有南味熏鱼吗？”“有。”一个系

着红色领带、满脸粉刺疙瘩的男售货员有气无力地拖着长声回答，接着他又哼起了歌：“我的青春，我的美梦，一片茫茫……”

他买了两斤熏鱼，鼻子向前嗅了嗅，呵！还是当年的味，一点没变！

可是当他走出了五香斋，心里却蓦然掠过一抹惆怅。二十年一晃就过去了！那时，他还是个骄傲的年轻人，爱幻想，也有想的权利。现在自己已经是快五十岁的人了，真是弹指一挥间！他的心不禁又是一阵惶惑：五十岁可是老年的开端，往后的路还能有多长！那又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他看不清，也说不清。

一阵寒风吹过，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又腾空而起，远远地被抛了出去……

多多餐馆亮着灯，他的视线透过薄薄的窗纱突然凝住了。里面坐着一对青年夫妇，孩子坐在中间，桌上的生日蛋糕上点起了五根蜡烛。那对青年夫妇笑嘻嘻的，男孩趴在桌上，望着蜡烛出神。身着白色衣服的服务员，拿着相机，选着角度。

肖维博的心已经回到了家，仿佛看见一家人都围坐在桌前，在等着他回来吃生日晚饭。他回来了！儿子肖伟给他买了一块大蛋糕，妻子高兰插上了四十八根蜡烛，女儿肖雨一根一根地点着了，一边还唱着歌：“祝福您，生日快乐。四周多安静，树叶沙沙响，紫罗兰在开放，呵！万紫千红……”

那四十八根蜡烛的光多亮呀！他用力吹了一口，没想到只吹灭了几根，后来，全家人一起吹，倏地蜡烛全灭了。孩子们高兴地拍起了手，一家人高高兴兴地祝酒吃饭。想着，想着，他的脚步不由得加快了，恨不得一下子推开家门，一边尽兴地饮酒，一边讲述着这次车祸，让全家人惊叹不已。这是多么不寻常的虎年的生日啊！

他仰望着满天星斗，脸上绽出了微笑。

如果说，过去他对这个家确曾有过烦恼、矛盾甚至痛苦的话，到了此刻也全都烟消云散了。

在这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的家是幸福的。妻子高兰是个尽职尽责的教师，一儿一女都考上了名牌大学，他本人新近提升了内科主任，在学术界也颇有些名气了。多么圆满的家庭，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是啊！该满意了。

为了使全家都意外地高兴，他决定给全家每一个人买一件礼物。

他走进百货公司，在卖围巾的地方，足足挑了一个多小时。他观察着，仔细地考虑着什么肤色配什么颜色的围巾才协调。妻子的脸色不白也不黑，皮肤虽说不上细腻但还算光洁，他终于下定决心给妻子买了一条淡米色、质感很柔和的兔毛围巾。妻子那条灰色的毛线围巾已经用了十几年了，按照年轻人的观点早就扔进垃圾箱了，可是妻子还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消费观念。肖维博经常提醒她：“这是高消费时代，有钱就花，人民币愈来愈贬值了！”高兰却听不进去，她说：“把钱存到银行我就放心了，这都是给孩子们攒的。”

路灯下，肖维博把兔毛围巾贴在脸上，很柔软，他想妻子一定会满意的。

五六个佩戴大学校徽的青年男女，高谈阔论地迎面走来，个个都显得那样英姿勃勃，那样自信与骄傲，像是灰蒙蒙的冰冻的土地上萌发出的点点绿意。他们正在争论什么问题。

“西方有议会制，这样能保证自由与人权。”

.....

“现代化的社会，首先应建立现代化的政治体制。”

.....

“尼采说过……”

“弗洛伊德现在统治了文学界。”

“宗教使人的知识个性都萎缩了……”

“罗马教皇……”

肖维博茫然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呆呆地望了很久，在这里，他看见了儿子和女儿的影子。

是呀，孩子们长大了，他们是自己生命的延续。肖维博茫然中又有些激动了。

儿子肖伟是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今年就毕业了。近两年来，儿子在家里愈来愈寡言少语了。他简直不知道该给儿子买些什么。儿子现在喜欢什么？肖伟小时候，冬天一上街就要糖葫芦……可现在呢？

肖维博终于想出给儿子买什么了。他记得儿子经常用不屑的口吻说：“当今中国根本就没有音乐！”肖维博为此曾批评他：“才上了几年学，就这么狂！”可现在他却有几分得意。是呀，儿子长大了，有主见了。他于是进了本市最大的一家音像商店，精心挑选了一盘原声带《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小心翼翼地装进了皮包。

走出了音像商店，他在思忖给女儿小雨买什么礼物，突然，前面书摊上响起了叫卖声：“快来看，琼瑶的纯情小说！快来瞧！快来瞧！琼瑶爱上了她的中学老师。《一颗红豆》《在水一方》《心有千千结》《彩霞满天》《月朦胧鸟朦胧》……”

肖维博听着那滑稽的叫卖声，想起在女儿肖雨的案头，最近摆上了台湾影星林青霞的照片。他惊喜地发现，女儿长得竟和这个林青霞像一对率生姐妹——一样的青春，一样的俏丽，一样的洒脱。

“爸爸，林青霞主演了琼瑶的《窗外》，就一举成名了。”

“琼瑶是谁？”

“哎呀，爸爸！你就知道血管神经，连大名鼎鼎的琼瑶都不知道！她是台湾著名女作家，她的作品正风靡大陆呢！”

肖雨在外语学院英文系读书，特别喜爱文学艺术，前不久，在大学生剧团演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扮演朱丽叶，而且演得很成功。想到这，肖维博高兴地走到书摊前，一下就给女儿买了八本琼瑶的书。

他想，女儿见到书，一定又是脚跟向上一跖，两手一拍，做个跳跃的姿势：“太好了！”乌黑的长发往后甩动着，一本书一本书地乱翻着，连饭也不

吃了。

肖维博大步流星地朝家里奔去，头发上、脸上、鼻子上都浸出了汗。他这时才体会到归心似箭的滋味。

住宅区耀眼的灯光展现了一片光明。“啊！我回到家了！”他高兴地悄悄说。

那亮着白色灯光的窗口，是他与妻子高兰的房间。此时，妻子准是正在灯光下不安地给他织着毛衣，等待着，盼望着，倾听着开门的声音。

儿子的房间显得很暗。他喜欢在幽暗的光线下思考或谱曲。当儿子接过磁带，随着一声欢呼“太棒了”，录音机里很快便展现了维也纳森林的画面。热爱大自然的维也纳人，骑马驱车纷纷拥向森林、小丘、灌木丛和绿色的草地，大提琴温柔地拉出了奥地利民间舞曲。他从青年时代就迷上了这首乐曲。这首乐曲伴他度过了虎年生日的夜晚。

那微微泛着红光的窗口是女儿肖雨的，她最喜欢红色，她的台灯有一个红色的灯罩。

女儿已经饿了，她咬了一口巧克力，十分钟看一次表，五分钟、三分钟又看一次表……

他在梦幻中回到了家。

二

肖维博一口气就登上了六楼，一摸兜，钥匙忘带了。他呼吸还没调匀，就“咚咚咚”敲了门。半天没有动静，他又用力敲了几下，过了好久，终于传来了拖沓的脚步声。吱呀，旋转暗锁；咣当，门打开了。黑咕隆咚的过道，没有一点亮光。女儿和儿子的房门都紧闭着，衬着这漆黑的过道，显得异常的静。

凭直觉，肖维博知道开门的是妻子高兰。门一开，她没说一句话，转身就走了。肖维博半张的嘴，只好木然地合上。

肖维博在这漆黑的过道里僵住了。他突然觉得这黑漆漆的过道里那阴冷冷的过堂风有一种魔鬼般可怕的力量。他后悔没有留在大街上。虽然，人们是陌生的，可大家都在向前走，一路的灯光给人们撒下了光明。可以听到欢笑声、说话声、鸣笛声、吵闹声。你会感到一股活着的人群，在流动着，自己也在流动。更宝贵的是，你不会失望，因为你在幻想中走着，走着。

他心中一激灵，“怎么没有一点过生日的气氛？”他挪动着身子，慢慢地走到妻子的房间。高兰正戴着花镜，兀自批改学生的作业，手里的红笔不停地滑动着。见他进来，她头也没抬，只平静地说：“我们都吃过了。厨房里有饭，快趁热吃吧！”

肖维博的心打了个寒战——她完全把今天这个日子忘掉了！他那颗发热的心终于冷了下来。

是呀！一切都是不能强求的。他的嘴唇紧闭着，嘴角上刻下了两道深深的皱纹。今天，他不仅显得衰老，而且凄苦。

他站着，一动不动地望着妻子。

很久没有这样看着她了。在灯光下，他发现妻子的脸焦黄晦暗，稀疏的头发没有一点光泽，满脸细碎的皱纹在她脸上拉出了密密匝匝的网，没有血色的嘴唇干裂得像久旱不雨的土地，一双疲劳的眼睛勉强睁着。她才四十五岁，岁月竟无情地剥蚀了她生命的活力和女性的丰韵。

肖维博长叹了一口气，开始怜惜起妻子来。她活得太累了，又舍不得吃营养品，像一盏干熬的油灯。肖维博内心在呼唤：“兰，你怎么这么想不开，这样对不住自己！”

他慢慢地从提包里拿出了那条围巾，轻轻地给妻子围在脖子上。他的手，久久地搭在妻子的肩上。妻子手里的红笔终于停止了划动，脸上露出一丝喜悦，“我那条围巾还能将就，以后就不要乱花钱啦！”

肖维博凝视着妻子终于有了笑意的眼睛，温情而又严肃地说：“兰，你知道吗？你差一点就见不到我活着回来了！”妻子手里的红笔扔在桌上，微微皱

起眉。肖维博却忍不住笑了起来，他的手反复地温柔地在妻子瘦削的肩上抚摸着。

“今天，我被汽车甩出了好几米，后来……”

“兰，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以后咱俩好好过日子吧，别再吵嘴了。”他正想凑近妻子，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吻吻她。可他的手，却陡然滑下妻子的肩膀。他发现，妻子的目光是那样冷漠，而且还有些不耐烦，就好像在听一个与她无关的小道消息或市场新闻。肖维博的心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冒出了血。

“快趁热吃饭去吧，过一会儿饭就凉了。”说着，妻子又低下头，翻开了学生的作业簿。

肖维博流血的心，又被投掷在冰窖里了。

“凉了！凉了！凉了再热，长手是干什么的！”

肖维博猛地从妻子的脖子上，拽下围巾扔到地上。这意外的举动，使妻子动了气：“你不要以为给我买了条围巾就是功臣，我还不喜欢呢！你冲我发得着火吗！再说，我是好心，让你快去吃饭，饿久了，你的胃病不又要犯了吗！我错哪儿了！”高兰委屈地哭了起来。

妻子的眼泪，已经把肖维博逼到最后的绝境。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终日厮守，却不能理解，不能沟通更可怕，更悲哀，更令人绝望的呢！

他靠在墙角，一动也不动。

妻子的哭声愈来愈大，他们之间的距离也愈来愈远了。

肖维博走出了妻子的房间。儿子肖伟，开着房门，正迎面坐着，戴着耳机。他穿着毛边牛仔裤，膝盖上摊放着厚厚的英语书。那自信的神情，使肖维博想起了街上那群高谈阔论的大学生。他只向父亲稍稍点了点头，便又继续读书了。

肖维博蹭上前把那盘《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的磁带放在肖伟的面前。肖伟没摘耳机，随手拉开了满满一抽屉磁带，迅速地抽出其中一盘，在肖维博眼前一晃。肖维博定睛一看，失望地说：“你……已经有了。”他站立在肖伟的

床边，一动也不动。肖伟望着他爸爸的神情有些异样，摘下耳机，“爸，你有事？”

肖维博今天突然发现儿子长成大人了，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一头浓密的黑发很像自己年轻的时候。儿子小的时候和他形影不离，可长大以后，就和自己疏远了，平时话不多，近一两年索性回避他了。可是今天，他突然觉得这羽翼丰满的孩子不久就要离开自己了，竟产生了强烈的要亲近儿子的念头。他想把自己的心和儿子靠得近一些。此时，儿子正摆出一副正襟危坐、严阵以待的架势。

肖维博望着墙上挂着的毕加索的画如同看几何构图，加奈的画在他看来，又像是无意中把一堆颜色随便摊在纸上。天花板上，斜贴着一张女人的裸体画。肖维博皱了皱眉头。肖伟似乎看出了父亲的不满，像是争辩地说：“这张画叫《大宫女》，现藏在卢浮宫。画家以这个裸体横陈的美女，向宗教禁欲主义进行了大胆的挑战！”

肖维博听到儿子这番慷慨陈词，心里笑道：“真是年轻人呀！”肖伟不愿意父亲随便扫荡他这个自由世界。

肖维博此时已坐在单人床上了。他觉得床很硬，原来床板上没有铺垫子。

“小伟，睡觉硌不硌？”

“没感觉。”

“你在听英语？”

“嗯。”

“小伟，今年该毕业了吧？”

“嗯。”

“毕业后想去哪？”

“说不好。”

近一两年来，父子俩一说话就争执，所以今天他说话特别小心。他在寻找一种情绪，想创造一种气氛，向儿子倾诉今天的车祸，不管儿子说多说少，只

要儿子能有兴趣听，他就感到安慰。

肖维博的目光，虽然停留在墙上悬挂的一张照片——那是肖伟四岁时，吹着气球拍照的。肖伟的脸涨得也像那鼓了气的气球。

“肖伟，这照片是你骑在爸爸的脖子上拍的呀！怎么看不见爸爸了！”

“不知道。”肖伟漫不经心地低下了头。

沉默，还是沉默。

“您，你还有什么事吗？我要学英语了。”

肖维博悻悻地望着儿子，一时说不出话来了。肖伟又重新戴上耳机，口里念着英语，一会儿，又把录音机的音量调大了。

肖维博背着手，迟缓地走出儿子的房间。房门“啪”一声关上了，“咣当”一声上了锁。

从女儿虚掩的房间里传来了断断续续的说话声：“我毕业后，就去联合国当译员。”一个青年男人低沉的声音。

“你有路子？”

“我姑姑在联合国工作。”

“在国内当个翻译不好吗？”

“那我可不干，到了七老八十还当个说话机器，惨了点。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干这差事。”

“哦，对了，你猜一猜，现在我想干什么？这事我正要和你商量呢！”肖雨娇滴滴的声音还带点神秘劲儿。

“什么事？我不想猜，你自己说吧！”声音沉稳而自信。

“是这样，在大学生舞会上，我被选上了‘舞会皇后’。后来，美术学院来人让我去当模特。当时，我没想好。昨天美院的人又来了，说我是最标准的模特，要重金聘用我，你说我去吗？”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不是和你商量吗？”

“可你的神情、腔调根本不像是和我商量，倒像是一个肤浅的女人在炫耀自己。”那声音依然很平静。

“那好，我决定明天就去当模特。你既然说我在炫耀，那我就炫耀生命的另一种价值；你说我肤浅，那是因为你理解为艺术献身的价值。”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贴上时髦的标签呀？”说着就听到了椅子的挪动声。

“不许你走，你……”女儿的声音像是命令，像是请求，又像是撒娇，“只要你说一句话，我是你的，我就哪儿都不去了。你说呀，说呀……”

“我恐怕还没有这个权力。”

“不！你有！你有这个权力。只有你一个人有。”

这还是我的女儿吗？肖维博手里的书滑了下来。怎么这样陌生？她突然长大了，她把爱与信任，交付给了这个陌生的男人。女儿已不再是过去的女儿了，女儿也离我远去了。

肖维博撞开了书房的门，随手拉开了日光灯。一道惨白的光阴兮兮地撒下来，钟表滴滴答答单调地走着。写字台上，摊着零乱的书稿，高层书柜里挤满了医学书籍。

他一头栽在沙发上，仰望着发黄的天花板，脑子里空空的，心也空空荡荡的。啊！孤独，孤独，可怕的孤独！以后的日子就这样一个人在沙漠中孤独地跋涉吗？一行热泪缓缓地淌到了嘴角。

他站起来，打开了一瓶竹叶青，对着瓶口吞饮起来。一股带点甜味的热辣辣的液体流进了喉咙。喝醉，喝醉，一醉解百愁。他又打开了那包熏鱼，心里苦笑：“一个人过生日，一个人吃熏鱼，一个人庆祝死里逃生。这虎年的生日过得真惨呀！”他咬了一口熏鱼，觉得味道不对头，又咬了一口，觉得那鱼是苦的，便把它扔到了一边。瓶子里的酒快见底了，他的心里火辣辣的。不知什么时候，他已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窗外是闪电，是狂风。雨变成河。河水是清冽的，河边长着一朵白色的野花。河水印着一个朦胧的影子，他走向前，便仔细去看，那影子抖动了，河里飘着破碎的花瓣。

五月的鲜花吐着芳香，细细的垂柳像如丝的梦想。

夏天，清晨，薄薄的雾，宁静的小城……他踏着黎明的第一道霞光，背着鱼竿奔向那个湖。湖水已淹没在一片淡紫色的云霞之中了。

在不远的树林里，飘来了她的歌声：夏天的田野，成熟的麦田上，一个姑娘在歌唱……

雾气在树林里冉冉地飘动着。“梅一青，你在哪儿？”他看不清也摸不着，只能听见她若隐若现的歌声，像是一缕飘动的云雾。

他靠在一棵树上，用鱼竿驱散着雾气。突然，一双温柔的女性的手扶住他的肩。他浑身一震，“是你，梅一青，我找你找得好苦呀！”

他抓住了她的手，没有松开。在湖边，在绿叶丛中，印下了他的第一个吻，一个销魂的甜甜的吻。露珠偷偷沾湿了他们的发丝，也沾湿了身旁柔弱的小草……他轻轻地叫着“梅一青”“梅一青”。他醒了，屋子里空荡荡的。是梦！是梦！为什么要我醒呢！

他的手触到了潮湿的枕巾，沙发上散发着一股酒气——原来，他不知什么时候呕吐了。

四周没有声音，他浑身冷飕飕的。隔壁房间里传来了儿子的鼾声。窗外依然是漆黑的夜。

他斜卧在沙发上，心里凉凉的，闭上了眼睛，想找回那失去的梦。

三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早晨天刚蒙亮，肖维博就被一阵吵架声惊醒了。

“肖雨，你为什么随便留男生在家里过夜？你是一个姑娘，应该检点！”

高兰的声音在发抖。

“我们聊得起劲，索性就聊了一个通宵，这没有什么不检点！”肖雨若无其事地说。

“放肆！希望你要点儿脸。一个姑娘家能随便和一个男人待一夜吗！这让邻居知道了，我还拿什么脸见人！”

“该怎么见就怎么见，我们做什么用不着请示邻居，邻居又不是上帝。”肖雨依然满不在乎地说。

“你……你……太不知羞耻了。我们可是个规矩人家，绝不允许姑娘家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情！”

“难道男女在一起，就一定要做出那种事吗？人愈是表面上一本正经，就愈容易把人想得坏，因为那是他们潜意识的反应。”

肖维博对家庭残存的最后一点希望就是给他一点安静，让他一个人躺上一天，什么都不去想。想不到这最后一点可怜的希望也被剥夺了。

“你少给我讲什么潜意识。你要是这么不要脸，就给我滚出这个家！”

“你管不着，今晚兴许我还要他来！”肖雨那挑衅的语音刚落，便听见“啪啪”两个响亮的耳光。

肖维博急忙拉开门，只见女儿正用冷冷的仇视的目光逼视着妻子。肖雨一言不发地跑回自己的房间，背起书包，“砰”一声关上门，就往楼下跑去。

高兰气得脸色发青，冲着肖维博劈头就嚷：“上梁不正下梁歪，她这个样子是你惯的。你倒在屋里装好人，我还以为你咽气了呢！”

肖维博顾不上听这些埋怨。

肖雨一下楼梯，眼泪便簌簌流下来。“肖雨，肖雨，你等一等。”听到父亲的叫声，肖雨放慢了脚步。

昏黄的灯光下，她迎视着父亲的目光，那目光是无奈的。寒风撕扯着他灰白色的头发，他只穿了一件破旧的薄毛衣，袖口已经脱针了。这时，她脑子里闪现出她考入大学时，父亲送别的情景：一路上，她走得很快，父亲也话不

多。下了汽车，父亲说：“肖雨，你就在这儿别动，我去去就来。”过了好一会儿，只见他提回一网兜荔枝：“你不是最喜欢吃荔枝吗，回到学校和同学们一起吃吧。”她接过荔枝，心里一阵难受。离别时，父亲说：“孩子，要是学习不忙，每个星期回家看看吧。”没走几步又回过头来：“别想家，和同学很快就熟了。”肖雨望着父亲有些弯曲的身影，眼睛潮湿了。她想起平时在家，她一放学就和父亲有说不完的话：一个男生退了学，和他爸爸办了一个餐馆，现在自己买了部汽车；一个女生穿着健美裤、彩鞋，抹着口红来上学，被班主任撵回了家；高二年级有个女生自杀了，日记中写着学习压力太大，她期中考试有三门不及格，害怕家长，也害怕老师，同学们也瞧不起她……

今后，她离开家住校了，爸爸一定会感到寂寞的。

现在，肖雨望着父亲那双慈爱的凄苦的眼睛，再也止不住，扑在父亲的怀里哭了起来……

“肖雨，都是大学生了，还像个孩子。快别哭了，有话和爸爸说。”肖雨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尽情地在父亲的怀里哭着。“孩子，别哭了，再哭就要生病了。一家人有事好好商量，别一冲动就跑，连爸爸也不要了。”

一阵疾驰的马车跑过，扬起了灰尘，划破了清晨的宁静。肖雨终于停止了哭泣，肖维博给女儿轻轻地擦着眼泪。

这时，肖雨突然想起了什么。她连忙从书包里抽出了一封信，“爸爸，您的。”肖维博扫视了一下信封，匆匆揣进兜里，脸上显出一种很难看清的表情。

“您不要为我担心，我生命的车在向前开，我会把握的。”肖雨放低了声音，“爸爸，我倒真为您担心，怕您生命的车会出车祸，因为……因为……您已经是过站的人了，可还想开倒车，往回找补。”肖维博一时被女儿的话弄糊涂了。

“爸爸，请您原谅！是这样，最近，我发现一个水陆街51号的人经常给您写信，娟秀的字迹像是一个女人写的。我控制不住好奇心，悄悄地拆开了，才

知道……后来，我又把信封好了，我本想不告诉您的，可现在我觉得还是对您直说了好。”

“肖雨……你……你……”肖维博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

“爸爸，我理解您，真的理解。你们这一代人活得认真，活得执着，但也活得太苦太累了。”

肖维博将随身带的钞票塞给女儿，又细细地帮她围好围巾，把羽绒衣的拉链拉好，可嘴里却说不出话来。

沉默，长时间的沉默。

肖雨向前走了，不时地回过头来向父亲招手。他伫立在寒风中，望着女儿渐渐消失在晨雾中。

肖维博推开单元房门，一阵迪斯科的音乐在屋子里翻腾着，四五个年轻人正在肖伟的房内跳舞。肖维博的心一下又被揪了起来，火辣辣的。

他躺在沙发上，又起来把房门锁上了。他摸出了那封信，脸冲着墙，把信拿在手里，半天没有打开。他闭上了眼睛，想安安静静地享受它，可疯狂的迪斯科正在狂轰滥炸。那砰嚓嚓的舞步声好像是有几千根铁棍在他的胸口上乱捶，他的心好像在油锅里煎。他把那封没有打开的信又装进了内衣兜——他不愿这种恶劣的环境破坏他神圣的享受。此时，安静是他唯一的奢望。他几次想冲进去，对着肖伟大声吼，可到底还是压下来了。他心里好像烧着一团火，压着千斤重的大石头。

迪斯科的轰炸声渐渐平息了，传来了青年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声：

“咱们还是抓紧时间录制盒带。”

“也合算了，干上半个月就能赚上一千多块钱。”

“不过，细想起来也真够惨的，堂堂的学院派给他妈流行歌曲捧臭脚。”

“可……那没法子，眼下就认这个，老百姓就爱听这个。”

“要是搞点严肃音乐，根本就别想赚钱，不喝西北风就算不错。”

“嘿！昨天唱流行歌曲的那小姐，根本就不识谱。我还要一句一句教她，